

嵌入性视角下银龄互助参与社区治理的作用机制与实践路径

——以S市Y社区为例

王嘉萍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 上海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6日

摘 要

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与社区治理需求日益增长的背景下, 如何有效激发老年群体参与社区治理, 成为基层治理中的重要问题。本文以S市Y社区为案例, 基于嵌入性理论, 采用案例分析方法, 对银龄互助参与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及其实践路径进行研究。研究发现, 银龄互助在社区中逐步形成了以制度嵌入、组织嵌入和认知嵌入为支撑的运行模式: 通过服务规则与激励机制实现制度保障, 依托志愿服务平台整合行动主体, 并在持续参与中强化老年人的价值认同。同时实践中也存在制度运行稳定性不足、组织结构依赖较强以及参与认同扩展有限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 本文提出从完善制度供给、优化组织运行及强化认知引导等方面推进银龄互助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认为, 银龄互助不仅有助于提升社区养老服务水平, 也为推动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有益路径。

关键词

银龄互助, 社区治理, 互助养老, 嵌入性理论, 老年参与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Path of Senior Mutual Aid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eddedness

—A Case Study of Y Community in S City

Jiaping Wang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deepening population aging and growing demands for community governance, how to effectively stimulate elderly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has become a critical issu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Taking Y Community in S City as a case, this study, based on embeddedness theory and employing a case study approach, examines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of Senior Mutual Aid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The findings show that Senior Mutual Aid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an operational model supported by 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al, and cognitive embeddedness. Specifically,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provides support through service rules and incentive mechanisms; organizational embeddedness integrates participants through volunteer service platforms; and cognitive embeddedness strengthens value recognition through sustained participation. However, several challenges remain, including insufficient institutional stability, overreliance on core organizational members, and limited expansion of participation recognition. In response, this study proposes improving institutional supply, optimizing organizational operations, and strengthening cognitive guidance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enior Mutual Aid. It is concluded that Senior Mutual Aid not only enhances community-based elderly care services but also offers a valuable pathway for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novation.

Keywords

Senior Mutual Aid, Community Governance, Mutual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Embeddedness Theory, Elderly Particip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如今，社区正逐渐成为统筹养老服务供给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场域。面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老龄化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双重挑战，我国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纳入国家战略，着力提升基层老年健康服务与基层治理水平¹。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²。相较高龄与失能老年群体，这类老年人整体健康状况较好、时间资源相对充裕，具备参与志愿服务与公共事务的现实条件。这一群体蕴含着巨大的社会参与潜力，其有效开发不仅有助于缓解养老服务供给压力，也为基层治理注入新的动力。因此，如何将低龄老年群体由潜在资源转化为现实治理力量，成为当前社区治理实践中的重要议题。

近年来，国家政策持续鼓励互助性养老和老年志愿服务³。作为一种基于互惠原则的养老服务交换活动，互助养老服务促进了养老资源从个人自给自足向集体互助的转变[1]。在此基础上，以低龄帮高龄、健康帮失能为基本特征的银龄互助模式逐渐兴起，并在社区层面得到广泛探索。既有研究已经关注到了

¹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2/21/content_5674844.htm

²https://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105/t20210511_1817195.html

³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505/content_7025060.htm

老年人互助养老参与意愿[2]、互助养老参与状况差异[3]以及老年人人力资源的积极开发等多个维度[4]，为理解银龄互助提供了重要基础。然而，对于银龄互助是如何在社区治理体系中实现稳定嵌入的，目前尚缺乏系统解释。基于此，本文以 S 市 Y 社区的养老互助实践为案例，通过对其运行逻辑的系统分析，揭示银龄互助得以有效嵌入社区治理的实现机制，并为相关实践提供经验参考。

2. 银龄互助参与社区治理的理论支撑与作用机制

2.1. 理论支撑

嵌入性理论强调个体行动并非孤立发生，而是嵌入于特定制度环境、组织结构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其行为逻辑受到多重结构性因素的共同塑造[5]。在此视角下，社会行动的生成与运行不仅依赖个体动机，还取决于制度约束与社会结构的支持程度[6]。对于银龄互助而言，其不仅是一种个体层面的志愿行为，更是一种需要在社区治理体系中实现稳定运行的制度化实践。因此，有必要从嵌入性视角出发，对其运行机制进行结构化分析。具体而言，银龄互助能否有效融入社区治理，关键取决于其在制度、组织与认知三个层面的嵌入程度。

2.2. 作用机制

2.2.1. 制度嵌入：规则体系的建构

银龄互助下，制度嵌入是将志愿行为转化为可持续的组织化行动的核心机制。制度嵌入是通过发挥制度效能，结合物质奖励与精神激励，动员老年人积极参与互助养老活动，从而将自发、零散的互助行为转化为稳定、可持续的集体行动[7]。通过系统化的规则设计，银龄互助服务不仅得以标准化实施，还能在长期内维持稳定运行。这一转变，既减少了服务参与的不确定性，也为银龄互助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制度化设计是实现银龄互助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通过建立服务内容的标准化流程，社区能够清晰地界定每一项服务的目标、步骤与参与要求。例如，时间银行通过时间等价原则，鼓励社区成员以服务时间储蓄的方式实现互助养老，正在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重塑社区治理结构的重要路径[8]。因此，制度嵌入的核心作用不仅在于提供一个稳定的规则框架，更在于通过制度激励和行为规范的双重作用，将银龄互助行为由偶发性行为转化为具有持久性和制度保障的社会参与模式。

2.2.2. 组织嵌入：行动主体的整合

组织嵌入强调的是如何通过社会结构的整合，将个体的行为纳入系统化的治理框架。银龄互助通过组织化的平台将志愿者的个体行为转化为系统性的组织行为，提升了其治理效能。在社区治理中，银龄互助不仅仅是志愿服务的提供者，还成为连接老年群体与社区管理层之间的重要中介。银龄互助依托组织平台实现了志愿者的持续动员，使原本零散的参与行为转化为可持续的组织化参与，从而提升行动效率与治理效能。例如，通过志愿服务平台对老年志愿者进行统一组织与分工，不同成员分别承担政策宣传、矛盾调解或服务帮扶等职能，个体行动被纳入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之中。进一步而言，组织嵌入通过角色分工与功能嵌入，使参与主体由单一服务提供者拓展为多元治理参与者。

2.2.3. 认知嵌入：参与动机的内化

相较制度约束与组织动员，认知层面的变化更具持续性。在银龄互助实践中，参与行为往往并非一开始就具有稳定动机，而是经历一个由外部激励逐步转向内在认同的过程。初期，老年群体多在制度激励与组织动员下参与志愿服务。随着参与经验的积累，其对老有所为等价值的认同逐渐强化，参与意愿也随之趋于稳定。在这一过程中，价值引导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志愿服务表彰、典型示范等方式，老年人的参与行为不断获得正向反馈。既增强了个体的荣誉感，也强化了其在社区中的角色认同。如一些

长期参与志愿服务的老年人会逐步将参与行为视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参与行为不再单纯依赖外部激励，而是更多建立在自我认同与社会责任感之上，形成相对稳定的参与预期。

3. S市Y社区银龄互助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现状

S市Y社区地处老城区，常住人口5833人，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923人，占总人口的15.8%；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205人，另有独居老人7人，社区养老服务需求较为集中且具有持续性特征⁴。与此同时，社区内老干部、老前辈、老教师、老军人等“五老”群体较为集中，社区卫生服务站、驻区单位、学校及周边商铺等资源相对丰富，为银龄互助的开展提供了较好的社会基础与组织条件⁵。基于此，Y社区逐步形成了以吾老汇志愿服务平台为核心、以“1431”服务模式为支撑的银龄互助实践格局，并在制度嵌入、组织嵌入和认知嵌入三个层面呈现出较为清晰的运行特征。

3.1. 制度嵌入：服务规则初步成形

从制度层面看，Y社区银龄互助并未停留于熟人帮扶或临时性照料，而是逐步形成了较为清晰的服务规则体系。社区围绕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将互助服务相对稳定地归纳为安全帮巡、健康帮诊、生活帮办和文娱帮服四类事项，并通过“一支队伍+四大活动+三个阵地+一个激励政策”的“1431”模式⁶，将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活动载体和激励方式纳入较为明确的操作框架之中。从具体运行情况看，这一规则体系已经具有一定的可执行性。安全帮巡主要面向居家老年人的水、电、暖、燃气等隐患排查，截至目前已累计为240户老年家庭开展巡检；健康帮诊依托退休医护人员和社区卫生资源，相关活动已开展40余场，服务老年人500余人次；生活帮办则累计服务300余次，帮助老年人200余人；文娱帮服依托社区文艺团队和老年大学课程资源，已开展各类文体活动50余场，累计参与老年人600余人次⁷。

更为重要的是，Y社区在实践中尝试通过制度设计提高服务的持续性。一方面，“红墙互助角”“义诊角”“微剧场”等微阵地为不同类型的服务提供了相对固定的空间载体；另一方面，社区通过摸清需求底数、搭建参与平台、完善激励机制，在社区间构建起低龄帮高龄、健康助失能的良性循环，不仅激活了老年群体的内生动力，更织就了一张覆盖全域的温情养老服务网⁸。

3.2. 组织嵌入：行动主体有效整合

与制度嵌入相对应，Y社区银龄互助能够持续运行，更直接的支撑来自行动主体的组织化整合。Y社区依托“五老”资源较为集中这一结构性优势，搭建了吾老汇志愿服务平台，将原本分散在楼院、网格和熟人网络中的积极老年人整合为相对稳定的互助力量。从组织构成看，吾老汇是具有一定社会威望、公共经验和群众基础的老年群体集合。老干部、老前辈、老军人、老教师等群体既具有较强的公共参与意愿，也具有较高的社会动员能力。在社区治理实践中，这些老年参与者被赋予参谋员、政策宣讲员、矛盾调解员等角色，其功能已不局限于对高龄老人的生活帮扶，而是进一步延伸到公共事务协商、居民诉求反馈和社区秩序维护等领域。

这种组织嵌入最能体现于老年议事会等协商平台的运行。社区通过定期组织离退休干部、有威望老年人、居民代表和物业代表共同参与协商，围绕居民反映集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形成解决方案。调研材料显示，依托此类议事协商平台，社区已推动解决居民反映的难点热点问题60余件，调处矛盾纠纷50余起⁹。这

⁴资料来源：作者实地调研所得。

⁵<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42854930135485040&wfr=spider&for=pc>

⁶访谈资料：时间2025-08-06，地点：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访谈人：GSJ。

⁷http://www.taocheng.gov.cn/art/2025/8/26/art_127_596789.html

⁸<https://www.xinhuanet.com/government/20250916/8810b2d338fa42b8a66351867e4480fe/c.html>

⁹访谈资料：时间2025-08-06，地点：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访谈人：GSJ。

意味着，银龄互助在 Y 社区并未停留在“老年人服务老年人”的单线逻辑中，而是进一步进入社区治理过程，成为基层协商和社会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Y 社区还表现出较强的组织联动能力。社区内部工作者与志愿者队伍协同，并整合卫生服务站、学校、商铺等资源支持服务开展。例如，健康帮诊依托医务资源展开，文娱活动借助老年大学课程资源落地，积分兑换则通过联盟单位拓展应用场景¹⁰。

3.3. 认知嵌入：参与认同逐步深化

相较于制度规则和组织平台，认知嵌入更多体现为老年群体、社区居民以及社区工作者对银龄互助这一实践形态的共同认同。Y 社区银龄互助之所以能够持续推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通过一系列实践不断强化“老有所为”的价值导向，使参与者在行动中形成角色认同和意义认同。首先是参与者层面。Y 社区通过典型示范、仪式激励和荣誉表彰，不断强化老年人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价值感和荣誉感。例如，围绕社区老前辈、老干部等群体开展纪念章颁发、先进事迹宣传等活动，不仅提升了参与者的情感认同，也在社区内部塑造了积极参与是一种值得尊重的公共行为的评价氛围。

其次，认知嵌入还体现在社区对老年角色定位的变化上。Y 社区的银龄互助实践并不是单纯强调照顾老人，而是强调社区服务老年人、老年人服务社区的双向互动逻辑。这一逻辑突破了老年人作为单向受助者的传统定位，使低龄、健康、有能力的老年群体在参与中重新获得公共价值感。尤其是在政策宣讲、矛盾调解等事项中，老年群体不再只是养老服务的对象，而是被视为治理资源和治理力量。角色定位的变化，实际上正是认知嵌入深化的重要表现。

再次，认知嵌入还反映在社区居民对银龄互助的接受程度上。随着安全巡检、义诊帮扶、生活帮办和文娱活动的常态化开展，银龄互助逐步由少数志愿者的善意行为转化为社区居民可以感知的公共服务形式。也就是说，Y 社区银龄互助的认知基础并非停留在抽象倡议上，而是在持续互动中逐渐沉淀为共同认知。

4. 银龄互助参与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

从现实运行情况看，Y 社区银龄互助虽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实践框架，但其持续发展仍面临多方面约束。这些约束并不只是服务层面的具体困难，而是随着互助活动不断制度化、组织化而逐渐显现出来的结构性问题，主要体现在制度运行、组织承载与认同扩展三个方面。

4.1. 制度嵌入的稳定性不足

Y 社区已经围绕银龄互助初步形成了相对清晰的制度安排。例如，社区通过“1431”模式、“时间银行 + 积分兑换”激励制度，配套表彰典型、交流分享等举措促成“物质奖励 + 精神激励”的同步推进¹¹，使服务事项、活动载体和激励方式具备了较强的可识别性。从实践效果看，这种制度设计对于推动银龄互助由临时性帮扶转向常态化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进一步来看，现有制度安排更多解决的是能否开展的问题，对于如何长期稳定开展这一问题的回应仍显不足。

首先，现有规则在执行层面仍具有较强的经验依赖。社区虽然对服务类型作出了相对明确的分类，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同服务的开展频率、流程细化和成效记录等，仍较多依赖志愿者个人经验与现场判断。以安全巡检和生活帮办为例，志愿者在面对老年人的居家安全隐患或生活琐事时，往往根据熟悉程度、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境灵活处理，这种做法固然有助于提升回应的及时性，却也使服务质量、服务尺度和服务记录难以完全统一。换言之，规则已经存在，但其更多是一种方向性框架，而非具有充分约束力和可复制性的操作规范。其次，现有制度的适用范围主要局限于社区内部。一旦志愿者服务发生跨区

¹⁰<http://www.hswmw.cn/Article/Show/49259>

¹¹<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40301922413886404&wfr=spider&for=pc>

域流动，或者服务需求超出本社区资源可承载的范围，现有制度的延续性就会受到限制。例如，服务记录的互认、志愿积分的转接、志愿者权益的延续等，都还缺乏更高层次的制度衔接。

4.2. 组织嵌入的结构失衡

如果说制度层面的关键在于规则能否稳定发挥作用，那么组织层面的关键就在于谁来持续推动这些规则落地，以及这种推动是否具有可持续性。Y 社区在这一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社区内“五老”群体较为集中，这些人普遍具有较强的公共意识、组织经验和群众基础，为吾老汇平台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支撑。

但也要注意，Y 社区现有组织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核心群体持续投入的基础之上，这种运行方式在实践中已经显现出一定的结构性压力。一方面，骨干力量集中的确有助于提升初期动员效率，但也容易使组织运行对少数核心成员形成路径依赖。银龄助老的很多关键环节都离不开少数有威望、有经验、有动员能力的老年骨干。这意味着，一旦这些骨干成员因年龄增长、身体状况变化或家庭事务等原因减少参与，整个组织的活动密度、服务质量乃至治理参与能力，都可能受到直接影响。

另一方面，普通老年群体尚未充分转化为稳定参与力量。真正长期、持续参与社区事务的，仍主要是具有公共事务经验和社会威望的部分老年人。相较之下，一般老年居民即便对社区活动持积极态度，也常常停留在参加活动而非承担事务的层面。有些人是因为对参与路径不够清楚，有些人则是担心自身能力不足、责任过重，或者认为社区治理更多是社区干部和少数积极分子的事情。这种现象说明目前社区内银龄助老虽然已经搭建起组织平台，但平台的吸纳能力与层次分化仍然比较明显，尚未形成覆盖更广、梯次衔接更清晰的参与结构。

4.3. 认知嵌入的浅表化困境

与制度和组织问题相比，认同层面的约束更不容易被直接看到。从 Y 社区的运行情况看，社区已经通过志愿表彰、典型宣传等形式，不断强化“老有所为”的价值导向，也在社区内部逐步形成了尊重老年参与、肯定老年贡献的氛围。但这种认同的形成目前仍主要集中在核心群体之中，尚未充分转化为更广泛老年居民和普通社区居民的共同认识。

对部分普通老年人而言，银龄互助虽然已不陌生，但其理解仍更多停留在参加文体活动、接受便利服务或帮助有困难的老人这些直观层面，而没有进一步把它理解为一种可以持续参与、能够体现自身价值的社区公共行动。尤其是身体条件一般、家庭照料负担较重或社会参与经验较少的老年人，更容易把自己定位为社区服务的接受者，而非服务与治理的参与者。在这种情况下，银龄互助就容易停留在少数积极分子的示范带动上，而难以自然扩展到更广泛人群。

更进一步看，认知的浅表化困境还意味着老年人的参与行为尚未普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当前一些老年人的参与，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依赖社区的组织发动、熟人带动和荣誉激励。一旦外部推动减弱，部分参与关系就可能出现松动。即银龄助老虽然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积极的参与氛围，但这种氛围距离转化为更加广泛、稳固的角色认同和公共文化，还需要一个持续积累的过程。

5. 银龄互助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

从 S 市 Y 社区的实践来看，银龄互助能够在基层治理中持续运行，并非单一要素推动的结果，而是在制度规范、组织承载与认知认同相互作用下逐步形成的。针对银龄助老在当前运行中存在的现实困境，有必要在既有实践基础上，对其实践方式进行结构性优化。

5.1. 完善制度供给促进规则有效运行

制度层面的优化，关键不在于规则数量的增加，而在于规则能否在实际运行中形成稳定预期与持续

约束。因此,首先应进一步细化服务规则与操作标准,提升制度的可执行性。银龄互助涉及安全巡检、健康帮诊等多种服务类型,不同服务在对象识别、服务流程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如果缺乏相对清晰的操作规范,服务质量便容易受到多方影响,进而削弱制度运行的稳定性。基于此,可以在保留社区服务灵活性的前提下,对高频服务事项进行分类细化,逐步形成涵盖服务内容、操作流程的规范体系,使志愿者在参与过程中能够形成明确预期,从而推动银龄互助规则运行的持续化。

其次,应强化激励机制的连续性与制度化程度,增强制度对行为的引导功能。既有研究表明,合理的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有助于提升老年人参与互助服务的持续性与主动性[9]。但在实际运行中,如果激励反馈不及时或兑现路径不清晰,其制度效应便难以持续发挥。因此,应进一步完善服务记录与反馈机制,明确服务时长认定与评价标准,并通过阶段性确认、动态反馈等方式增强老年人对互助参与的可感知性。同时,也可以在现有基础上适度拓展积分使用场景,提升激励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联度,使其由阶段性动员工具转化为长期行为引导机制。

5.2. 优化组织结构增强参与承载能力

组织层面的关键,在于能否持续吸纳并稳定承载参与主体。因此,有必要在保持骨干力量作用的同时,推动组织结构向更加开放与可扩展的方向调整。一方面,应根据不同老年群体的能力差异,对服务任务进行适度拆分和分层设置。当前银龄互助中,一些事项对连续性、责任性和沟通能力要求较高,普通老年人即使有意参与,也可能因担心负担过重而止步不前。因此,可将既有服务划分为不同难度和时长的参与单元,例如将长期巡访、固定帮办等任务与短时协助、临时值守、活动支持等任务区分开来,使不同身体条件、时间安排和参与经验的老年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参与位置。这不仅有助于扩大参与基础,也能避免组织资源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身上。

另一方面,注重对内生性资源的激活与整合。互助养老不应简单套用标准化的资源投入模式,而应将重心转向识别、挖掘与利用基层社会内部的存量资源,鼓励具有地方特色的服务创新[10]。因此,可以通过分组负责、轮值参与、老带新结对等方式,逐步建立起由骨干、积极参与者和普通参与者构成的层级化组织结构。既能够保留核心群体的引领作用,又能让更多普通老年人在较低门槛下进入组织运行过程,在参与中积累经验,进而形成更具韧性的组织承载能力。

5.3. 强化认知引导提升参与意识

互助养老观念的形成需要各方行动主体对互助精神的传播和培育,要创造群众道德反思和道德发展的有效平台,才能够让道德实践与道德理念形成积极互动,对观念的发展产生正向促进作用[11]。首先,应通过低门槛的参与实践增强普通老年人的行动体验。认同并非单纯依靠宣传动员形成,更多是在实际参与中逐步积累起来的。对许多普通老年人而言,他们之所以长期停留在观望状态,并不一定是缺乏参与意愿,而是缺少进入公共事务的具体契机,或者对自身能否参与、参与后是否有意义缺乏明确感知。因此,社区在推进银龄互助时,应更加重视参与机会的设计,通过一些任务相对简单、时间成本较低、进入门槛较小的服务事项,引导更多老年人尝试参与到社区治理当中。当个体在实际参与中感受到自身作用、获得他人反馈时,角色认同往往才会逐步稳定下来。

其次,积极探索多元互助形式,拓宽老年人互助渠道,提升其互助参与感[12]。可以依托社区信息平台、微信群、小程序等载体,使老年人能够通过更低成本的方式表达需求与参与服务。例如,通过线上发布帮办清单、志愿接单等形式,实现服务供需的快速对接,扩大参与范围。同时,推动多主体协同参与,丰富互助供给结构。通过引入社区工作者、社会组织、志愿服务团队及驻区单位等多方力量,形成多元协同的互助网络。例如,通过社会组织提供专业培训与项目支持,医疗机构参与健康服务供给,学

校和青年志愿者参与代办与陪伴服务等,不同主体之间形成互补关系,有助于提升服务专业性与覆盖面。

6. 结语

人口老龄化与基层治理转型背景下,老年群体在社区中的角色与行动方式正不断变化。本文以 S 市 Y 社区为案例,从嵌入性视角出发,对银龄互助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展开分析,着力探讨其如何在具体情境中由分散的互助行为逐步转化为具有稳定运行特征的治理机制。

研究发现,银龄互助的形成与发展并非单一因素驱动,而是在制度安排、组织整合与认知认同的共同作用下逐步推进的过程。通过规则建构与激励设计,互助行为获得了基本的制度支撑;依托志愿服务平台,分散个体被有效整合进具体治理事务之中;在持续参与与正向反馈中,相关价值认同逐渐内化为行动自觉。与此同时,制度运行的弹性、组织结构的依赖以及认同基础的分化,使银龄互助在稳定性与扩展性方面仍面临一定约束。因此,银发互助的整体运行不宜简单理解为服务内容的叠加或活动规模的扩展,而更有助于在制度、组织与认知之间形成更加协调的支撑关系。从更广意义上看,银龄互助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缓解社区养老服务压力,更在于为基层治理提供了一种内生性的发展路径,是对既有治理结构的有效补充。未来仍有必要在更丰富的社区情境中加以检验,以进一步明确其运行条件,挖掘其在基层治理中的实际效能。

参考文献

- [1] 朱一鑫.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参与对老年福祉的影响机制研究[J]. 社会保障评论, 2026, 10(2): 124-142.
- [2] 陈英姿, 周倩. 东北地区农村老年人互助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J]. 学习与探索, 2024(12): 103-110.
- [3] 苏敏艳, 王鸿江, 高山. 我国老年人互助养老参与状况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J]. 现代预防医学, 2024, 51(20): 3769-3773+3792.
- [4] 刘妮娜. 社会型互助养老: 老年人力资源的“积极开发”机制——基于对浙江省 J 县的十年跟踪观察[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6(1): 119-128.
- [5] Granovetter, M.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481-510. <https://doi.org/10.1086/228311>
- [6] Polani, K. (2001)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eacon Press.
- [7] 胡志平, 袁凤欣. 让“互助”运转起来: 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性何以实现[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 42(6): 5-15.
- [8] 宋健兴, 刘红亮. 中国城市社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J]. 西北人口, 2026, 47(2): 115-126.
- [9] 王立剑, 杨柳. 老年人参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的模式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52(3): 151-162.
- [10] 马海韵, 秦泽文. 乡村精英助推农村互助养老价值共创: 实践策略与理论逻辑[J]. 现代经济探讨, 2026(2): 124-132.
- [11] 徐俊, 刘丽杭. 老龄群体参与互助养老服务的观念溯源与建构路径选择[J]. 新疆社会科学, 2021(5): 153-161+164.
- [12] 万颖杰. 村庄本位视角下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困境与应对策略[J]. 中州学刊, 2021(6): 86-91.